



陳浩然 毅行科研為人之路

雖然目前小腦萎縮症尚未有根治之法，但在一眾科學家的努力下，近年有關此症的治療開始出現曙光，中大生命科學學院陳浩然教授（95崇基生物化學）是其中一位為此貢獻的科學家。

支持陳教授行走科研路的，是科研可以助人這一點，而這種扶持他人的精神，亦已擴展至他的學生事務上。剛於8月出任中大協理副校長及大學輔導長的陳教授希望在聆聽年青人意見的同時，也能把自己的處世經驗帶給他們，扶持他們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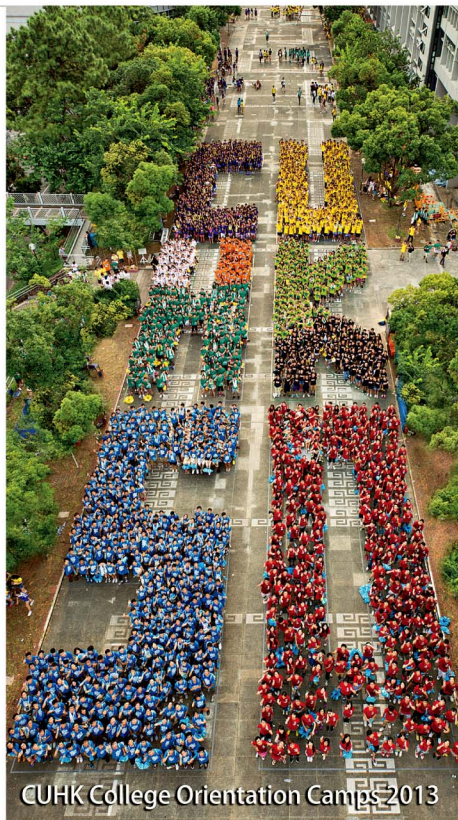
問：當年為何選擇入讀生物化學系？

陳：記得小時候，父親帶我到海邊宿營，鼓勵我用海水做小實驗——將海水倒進鍋裏，看着水分蒸發後剩下鹽分。中學三年級時，我遇到一位很好的生物科老師，他的教學方式與別不同，會問我們很多課程以外的問題，啟發我們自學，而我亦開始對生物學有興趣，不時到圖書館閱讀相關書籍，漸漸發覺科學研究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九十年代初，有科學家研究出聚合酶連鎖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並獲得諾貝爾獎，多部科學雜誌也有報道，加上當時流行DNA研究……各種零碎的印象交織在一起，驅使我選擇了生物化學系。

問：畢業後，為何有意投身科研？專注研究小腦萎縮症的原因是甚麼？

陳：我在中大讀書時遇到幾位恩師，其中一位是邵鵬柱教授，他讓一年級的我到實驗室參與研究工作。一年過後，我確認了自己對科研的興趣，並落腳做實驗，最感興趣的範疇是遺傳學，當時另一位恩師陸家盛教授跟我說：「遺傳病的致病機理很複雜。你得先了解正常生物的成長機理，才能找出並了解不正常的發展。」這番話推動我參與發育生物學研



書院會師是迎新營的重要活動。陳浩然擔任新生輔導聯合委員會主席期間，每年也會將這一環節的大合照送到各書院的迎新營內。

究，研究昆蟲從胚胎到成蟲的過程。九十年代初，徐立之教授在美國發現囊腫性纖維化（Cystic Fibrosis）的致病基因，有助科學家研發治療該病的藥物，使我明白科研工作是如何幫助別人。

從劍橋大學畢業後，我便循着遺傳學範疇尋找研究工作，最後參與在美國費城進行的小腦萎縮症研究項目，這個項目以果蠅作研究模型，證明小腦萎縮症也能在這一細小的生物上

發生，退化情況與人類患者大同小異。研究小組最終於2008年發表研究結果，說明核糖核酸（RNA）的毒性會導致小腦萎縮症。

回到中大教學後，曾有一位博士生跟我說，讀到一篇有關小腦萎縮症的學術論文，建議作更深入研究，而這篇論文正是上述費城研究小組發表之研究結果。遇到學生提出此一要求，多數教授都會拒絕，因他會認為香港的研究水平不能跟美國相比，而我的做法是着他多找資料，後來我們更一同組織研究團隊展開相關研究，並發現了「核仁應激信號通路」。所以我認為，應該給予年輕人更多空間，讓他們多作嘗試，發揮創意。

問：在本港從事科研並不容易，你對有志於此的學弟學妹有何寄語？

陳：做科研需要立志。若你只想憑科研名成利就，最終未必會得到你想要的東西。但如果你想為科學出一分力，只要方向清晰，一步步去做，累積多方面的經驗，不要放棄，便能邁向成功。此中最重要的是在求學時期打好根基，因為每天在實驗室面對的挫折和挑戰，都是訓練之一。

問：在學術研究以外，你亦出任崇基學院的副院長暨通識教育主任，是求學時期的經歷讓你對崇基抱有深厚感情嗎？

陳：我在求學期間參與的書院活動不多，印象最深刻的是崇基對學生的包容，願意多給學生機會。記得有次在學院院務室外看到一張海報，指時任院長沈宣仁教授開班教授摺紙藝術，那時我已聽聞沈教授的摺紙造詣很高，有意參與，礙於活動只限崇基教職員參加，於是便詢問院務主任可否破例，沒想

陳浩然小檔案

- 1995年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理學士
- 1999年 英國劍橋大學遺傳學哲學博士
- 2002年 出任中大生物化學系助理教授
- 2011年 榮獲中國遺傳學會第十三屆李汝祺動物遺傳學獎
- 2014年 獲委任為崇基學院通識教育主任
- 2015年 晉升為中大生命科學學院教授
- 2016年 獲委任為崇基學院副院長
- 2017年 獲委任為中大協理副校長及大學輔導長



陳浩然對學生事務親力親為，曾出席本部空間使用諮詢會，與學生討論校政。



陳浩然出席崇基學院六藝堂高桌晚宴。

到對方一口答應，令我感受到崇基師生關係的融洽。

完成本科學位課程後，我便前往英國修讀博士學位，惟當時尚未正式畢業，成績未知，有些獎學金卻只限甲級榮譽生參加面試。幸獲崇基學院幫助，讓我得到往海外深造的獎學金。這些經歷促使我於2002年重返中大執教時，特別向時任崇基學院院長李沛良教授寫信，希望再次加入崇基學院。

問：對你而言，參與學生事務的意義在哪？可否分享箇中的深刻經歷？

陳：其實當初沒有想過會投身學生事務。剛到中大時，同系教授、現為崇基學院院長的方永平教授對我說：「不用怕，學院讓你做甚麼工作便去做。學院會幫助你的。」所以當崇基邀請我參與學生事務時，我二話不說便答應。此後我有機會接觸崇基學生，乃至參與六藝堂修章以建立必然會員制等事，過程中看到學生的生活及學習模式，漸漸覺得與學生溝通是很開心的事。2009年起，我出任新生輔導聯合委員會主

席，開始接觸其他書院的學生，協調每年新生輔導營（即迎新營）的事務。

恰巧當年香港爆發豬流感，新生輔導營雖如期進行，但也要推行戴口罩等防護措施。直到「四院會師」環節，深知不可能讓全部學生都戴口罩叫口號，惟站在校方立場，也不能置諸不理。最後我獨自站在司令台上，呼籲面前上千位新生注意衛生，雖說有一定壓力，但學生也很合作。另外，每年的書院會師也會邀請新生拍攝大合照，為了讓他們在出營前取得相片，我在擔任主席期間都會親自把底片拿去沖曬，再將相片送到營內。

問：你會怎樣形容新一代的中大學生？他們有何出色之處？

陳：新一代學生敢於發聲，所以我們應細心聆聽他們的意見和想法。我認為交流並無問題，前提是互相尊重，只要從關心校政和學校出發，學生和校方是可以溝通的。當然大家想法未必一致，但最重要是聆聽學生的意見，凝聚共識，同時也要讓他們知道校方的想法。

問：今年八月，你獲委任為大學協理副校長及大學輔導長，對於履行新職務有何期望？

陳：生物化學系對我的影響很大，系內不少教授曾任書院院長及大學輔導長，經常接觸學生，無形中亦塑造了我現時對學生的態度。在新崗位上，我期望有機會處身於學生的成長過程中，透過不同的活動，將我對於做人處事的看法帶給他們參考，為他們的成長帶來正面影響。



陳浩然認為現今學生有創意亦敢於表達意見，多聆聽他們的意見和想法對教育以至科研都會有幫助。

後記

為根治小腦萎縮症開路

雖然找到小腦萎縮症的成因，但陳教授在訪談中坦言他並非醫生，研究不過為治療和藥物開發提供了理論基礎，並為此症尚未有根治的方法而感到惋惜。不過他並未氣餒，反而積極建立病人資料庫，令他們有機會嘗試新藥，可見陳教授「科研為人」的精神。